

聖域之史資料選輯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文史资料研究会

97.14

0

:6

云委员会

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

K2917.14
06

封面题字	李半黎
封面设计	知 角
责任编辑	王泽枋
	胡跃琼
	任沛祥
校 对	蒲 怡
	李世忠
	文 波

• 内部发行 •
双流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双流县印刷一厂 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字数107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成都市书刊印刷许可证8058号 工本费1.61元



目 录

回忆郭勋祺在中原受命回成都进行的策反工作

-李根培 (1)
- 田家英同志二三事.....刘正康 (26)
- 徐茂森、徐海东叔侄牺牲的前前后后.....吴云霄 (31)
- 成都“三师”学生联合请愿游行回忆.....何国楨 (37)
- 回忆贺龙同志给成都青年学生的一次讲话
-晓 春 (40)
- 新店子土匪叛乱中遇难的干部和群众.....郑安乡 (43)
- 舍身为人的黄治水烈士.....江遂初 整理 (47)
- 恩施空战中牺牲的颜泽光.....刘正康 (50)
- 乔树楠传略.....王泽枋 (56)
- 《悼乔大壮师》序.....林如稷 遗稿 (59)
- 徐孝恢先生事略.....徐天逸 白右禽 吕维高 (61)
- 七十自述.....青翰南 遗稿 (64)
- 青翰南事略.....罗开弘 (75)
- 甘仲民与双流三小的创办.....王齐锐 (78)
- 有机化学专家彭季谐.....崔伯良 (83)
- 军阀防区制下的双流.....张正祥 (88)
- 李安邦其人.....瞿维祺 (93)
- 中兴场建场考略.....张在田 成白非 (100)
- 双流名产掇拾.....郭相骥 向福贵 伍子彰 (107)

天桥乡古庙卧云寺	伍子彰 (117)
冯玉祥祭许国璋文	(119)
吕秉仁祭大朗和尚文	(120)
乐恕人之生平及近况	乐隆棫 (121)
附张群为乐恕人著《新日本杂事诗》写的序言原文	(123)
1945—1949年双流县大事记	张正祥 整理 (125)
双流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一).....	双流县民政局 辑 (136)

回忆郭勋祺在中原受命回成都 进行的策反工作

李根培

中原受命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出奇制胜围攻襄樊，十五日破襄阳城，歼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俘司令官康泽以下将、校级军官数十人。

刘伯承将军闻郭勋祺（当时任副司令官）被俘，即电前线部队将郭勋祺护送到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政治部以旧友相待，以最高伙食标准照顾生活，又将被俘后在豫西军区教导队学习的郭勋祺外甥李根培调来郭的身边。

九月中旬的一天，刘伯承将军、陈毅将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敌工部长杨松青、保卫部长刘秉琳到郭勋祺住地看望。

“你呀你！大炮是没有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这是陈毅走进门来，指着郭勋祺说的第一句既相知又关切的话。当时郭勋祺泪水夺眶而出，双手紧握着陈毅的手，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连声：“仲弘！仲弘！”陈毅说：“我是从山东特地来看你啰！”

接着，刘伯承紧握郭勋祺的双手说：“翼之兄，襄樊战役后，我们听见你来了，就发了电报去欢迎你！”郭勋祺：

“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笑着把手一挥：“你嘛！明打不算，不要介意。”

大家落座，陈毅询问了郭勋祺去襄阳的情况。郭将被迫去襄阳准备掌握部队弃暗投明的打算谈了后，他们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在重庆交往的情况。郭为了参加刘伯承召开的“顺泸起义”准备会议而丢掉了旅长职务。后来重庆“三·三一”惨案，郭勋祺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进步学生，并掩护了从合川出走到重庆的陈毅脱险赴汉口。陈毅说：“翼之兄，那次亏你帮助，我才走脱呀！”他们又回顾了长征时期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渡赤水之前的“土城之战”。刘伯承说：“那时，我们要渡赤水，你的部队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派五军团去挡住你，争取渡赤水的时间。五军团阻击你的部队，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你的右翼阵地几次动摇，你却稳住了。我们渡过赤水，你也没追了。”郭说：“惭愧！惭愧！那一仗本来不该打。甫公（即刘湘）怕你们过长江，叫我入黔，虚张声势，牵制牵制，以应付蒋介石。”他们还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郭勋祺担任国民党第廿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军军长，驻在皖南青阳木镇时，与驻在泾县云苓村的新四军联防作战亲密交往的情况。那时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去苏北前，多次访问五十军及其所属第一四四师。陈毅向郭勋祺及其所属官兵讲述了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及抗战必胜的道理。郭受益很深，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主张。当时，郭勋祺以新四军为榜样，处处学习他们的作战、工作经验，并几次资助新四军的枪、弹、军服等。郭勋祺接到蒋介石的“防共”密电时，即通过新四军派驻五十军的联络员夏育群，提请注意。这样，郭勋

祺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撤掉军长职务。郭勋祺说：

“当时我很气愤，我想要继续抗战，只有把部队交给你们才行。我派人去你们那里联系，你们拒绝了。这事，我还有些闷气。”陈毅说：“那个时候怎么行，大局是统一抗日，还没有撕破脸皮嘛！如果我们接受了，就在政治上犯大错误，蒋介石就会振振有词的说我们不抗日，挖国民党的墙脚呀！翼之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该闷气哟！”

半月以后，刘伯承、陈毅两将军第二次看望郭勋祺，深入浅出的向郭阐述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陈毅说：“现在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的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要求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将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蒋介石不干，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他想独吞胜利果实，搞独裁，搞法西斯专政，撕毁协议，进攻解放区。毛泽东同志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得已，我们只有自卫还击。”在谈到社会发展的历史时，刘伯承说：“劳动创造历史，创造世界，创造一切。价值也是劳动创造的。打个比方，重庆朝天门挑水上街，要卖一吊二百钱一担。水是大河里的，并不要钱，把水担上来就要卖钱。这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刘、陈两将军询问郭勋祺：“是留下来还是回去。”陈毅说：“回去不保险，蒋介石放得过你吗？”刘伯承说：“翼之兄，你好好考虑考虑再说。”刘、陈两将军看望郭勋祺，共叙往事，帮助他解决许多思想疙瘩，获得许多新知识，打开了眼界。在去留问题上，他很矛盾，既不愿辜负刘、陈两将军的好意，又感到这样留下来多不好意思，他

倾向于回四川做工作，能为解放事业做点事情，心里才好过。

十月中旬，刘伯承将军请郭勋祺到他那里吃川菜。在坐的有张际春副政委、邓子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还有杨松青、刘秉琳两部长。李根培也被请去。在饭前的闲谈中，杨松青谈到刘伯承将军于百忙中，还翻译苏联的“合同战术”时，刘伯承接过话头，讲了个笑话。他说：“搞翻译也要在行呀！没有军事知识搞军事翻译也不行，各兵种组成的旅，我们叫‘混成旅’。有个翻译不懂，译成了‘杂种旅’，这不可笑吗？”大家在评论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挥和战术能力时，刘伯承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他还用《三国演义》中关云长使用的“拖刀计”来比喻运动战的大踏步前进和后退。他说：“我们要在主要战场消灭敌人，就必要在一些次要战场撤走部队，以便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围歼敌人。撤走部队，又麻痹了敌人，和关云长的‘拖刀计’相似。”在谈到彻底打垮蒋介石的时间问题上，陈毅对郭勋祺说：“现在的形势很好，蒋介石没有全面进攻能力了。我们东北、晋察冀、晋绥、陕北、中原、华东就要连成一片了。我们立脚点稳固了，我们就要反攻了。三年为期，解放全中国，情况发展好，两年就行了。”

部队发棉衣了。这是什么样的棉衣呢？每个人发一节像纱布一样的灰粗布，一小捆棉花，由自己缝制。上至刘伯承司令员，下至每个战士，无一例外。郭勋祺感慨万端：他们是为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刘、陈两将军的多次会晤，杨青松、刘秉琳两部长的经

常帮助，解放军实际生活的观察，郭勋祺看到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精明干练的才智，孜孜不倦的学习，认真负责和诚恳亲切的态度。他，终身难忘。

在听了郭勋祺关于去留问题的意见后，刘、陈两将军同意郭勋祺回四川做工作，并派李根培随行。

在杨松青部长的具体帮助下，郭勋祺认真反复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经刘伯承、陈毅介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填写入党登记表时，因表格小，郭勋祺不能写那样小的字，即由他口述，李根培代写。

根据刘、陈两将军指示，杨松青，刘秉琳两部长具体研究了郭勋祺回四川工作的四条原则：1、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2、找几个可靠的人做核心，研究、布置工作；3、把反蒋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4、在四川军政人员中多做工作，减少他们对共产党的矛盾。同时指出两点：1、考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组织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打出旗号，扩大影响；2、特别注意安全，没有安全，一切都谈不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决定郭勋祺回蒋管区。行前，杨松青、刘秉琳为郭饯行。谈了今后的联系：1、可以在万县找一个姓白的律师取联系；2、杨松青交给郭勋祺一根手杖说，这是“袁世凯留下来的手杖”，今后有人来找“袁世凯留下来的手杖”就是我们派的人来了。

第一次走，因作战路不通，半途而返。郭勋祺焦急不安。刘伯承将军说：“主观愿望要走，客观情况不允许，就不行嘛！”张际春说：“只要路一通，马上就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第二次走成了。政治部派了一位田于事伴送，路经鲁山，看见了解放军在徐州附近歼灭黄伯韬兵团的

海报。

郭勋祺携李根培进入襄阳，被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的警戒部队挡获。郭伪称系被释放人员。经辗转由沙市国民党第廿军军长杨干材送往汉口，见了白崇禧。郭的简单行李和那根手杖给王凌云扣下了。郭勋祺得白崇禧的参谋长徐祖诒（郭在陆大学习时的教官），副参谋长赵援（郭的陆大同学）的帮助，借病住进了汉口协和医院。不知是国民党的哪个报的一个自称记者的，到医院“采访”郭勋祺。郭只是对他说了自己被共产党释放了，就万幸了。托病推辞了这个记者提出的问题。这记者以后用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陈词滥调，胡乱编造了一则郭勋祺的“谈话”刊出。郭后来听说此事背了很大的思想包袱。郭住院不久，被肖毅肃、黄杰挟持去南京，即遭软禁。郭勋祺到汉口时便安排李根培住到川盐银行汉口办事处。留在汉口的原郭的卫士副官吴起戎又回到郭身边工作，并随郭住进协和医院。郭被挟持去南京前，嘱李根培、吴起戎先回四川，如自己有不测，嘱李向刘、陈两将军汇报。又嘱李先到万县找一找姓白的律师。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声明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郭勋祺得李宗仁的高级助手陆大同学袁庆如的帮助，解除了软禁。又得陆大同学国民党空军教练司令刘牧群的帮助，搭乘军用运输机回四川。于当年农历除夕之日返回成都。

返蓉前后

郭勋祺在南京解除软禁时，即劝告在南京的国民党总统府战地视察官金振声（曾给郭当过军官总队副总队长）辞职回川抓实力迎接解放。金听从劝告，辞职回重庆，通过关系

任重庆师管区副司令兼永川团管区司令，并到成都与郭勋祺联系，积极准备起义。重庆解放后，金又与二野敌工部派去的裴治熔接上关系，在永川宣布起义。

郭勋祺由南京飞返成都中途，在汉口加油停留，与当时在汉口任国民党汉宜江防副指挥的杨续云会晤。杨原系川军潘文华的参谋长，与郭系陆大同学，有私交。二人长谈竟夜。郭劝杨辞职回川，杨听从劝告，回重庆，先协助潘文华筹划起义，后回家乡自贡，在地下党领导下，率当地税警部队起义。

郭勋祺回到成都后给李根培布置任务：1、公开宣扬我们是共产党释放的，对自己信得过的人士和至亲好友，要暗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宽大政策；2、联系问题，先要在成都找地下党，今后中原有人来，虽然手杖没有了，但只要询问“袁世凯遗留的手杖”，就可以认定是派来的人；3、注意物色几个可靠的人，好办事；4、要注意到家里来的各种人的情况，机警应付，注意安全。为了在成都站住足，郭勋祺开展了迷惑外界的社交活动：打牌、吃酒、开舞会等，以转移视线。

一九四九年四月，郭勋祺约了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回乡扫墓（李根培随行），郭、严两人先后到达华阳县永兴乡。在墓地，郭勋祺向严啸虎谈了自己在中原军区受到的优遇情况之后说：“共产党不咎既往的宽大政策是真的，不要怕。你是没有靠山的，可要见机行事，少带点‘过’。”并希望严今后在成都多加关照。后来施幼贻（郭勋祺外甥女婿）在成都两次被捕，都得到严的帮助，才得以营救出狱。郭勋祺受特务监视，王陵基下令搜捕郭勋祺时，严啸虎都给郭勋祺

打了招呼。

五月，郭勋祺劝说了来访的陆大同学马守援（马学波）走光明的道路，并为郭做策反工作。马当时任贵州省保安副司令。

郭勋祺还委托陆大同学姚国俊配合徐幼常做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徵、张耀明的工作，并与驻广元地区的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联系。裴先将夫人余某送到郭勋祺家里住下，但不久，余又被迫去了台湾。

这期间，郭勋祺先后分别拜会了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陈离等人。向他们透露了自己在中原的情况，转达了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他们的致意。

同时，郭勋祺先后派李根培去绵阳做绵阳专员曾继远的工作；派周潜川去眉山做原川军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的工作；派周焕俊去雷波做原川军穆银洲的工作。他的妹夫李水魁去仁寿任县长时，郭又嘱咐李好好保全仁寿，迎接解放。

找地下党

郭勋祺回到成都后，虽受特务监视。自己东躲西藏，还是想方设法找寻地下党。

李根培遵照郭勋祺挟持去南京前的吩咐去到万县住了两天。万县散兵游勇甚多，国民党机关、单位、商店大多关门闭户。李走遍街道，意欲先找到律师公会，然后打听姓白的律师，但毫无结果。一九四九年四月，曾任过郭勋祺秘书长的陈作孚来访，两人多年不见，交谈甚久。后郭嘱李根培与陈联系，找地下党。陈约李每天上午八点以前在成都“饮

涛”茶社见面。第一次见面，陈交给李一束拆散的《新民主主义论》前四段，要李刻好腊纸交给他。第二次见面，李把刻好的腊纸交给他，匆匆分手。以后再也没有见着陈作孚了。五月，周从化（民革四川负责人之一）拜访郭勋祺，郭向周交谈了在中原军区受命及入党情况，请周代为介绍成都地下党负责人，以便接工作关系。周给郭介绍了“临工委”的易野源同志。但不久又断了。后来才知道易那时被派去香港了。七月，郭勋祺又找到了韩伯诚，韩对郭说，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负责人有的被捕，有的撤退了，许多党员都没有露面。但仍表示尽力帮助找地下党。八月，周从化、施幼貽先后被捕。严啸虎给郭勋祺打了招呼，郭即去苏码头夏正寅家暂避。得遇李筱亭。就这样，从五月到八月，先后通过周、韩、李的介绍，才陆续与“临工委”的负责人罗髻渔、胡春浦、田一平、易野源会见，接上了工作关系。在“临工委”的领导下进行策反工作。

建 立 “ 保 总 ”

一九四九年夏，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推进。国民党孙元良、罗广文、陈克非、宋希濂部分别向川西、川南集结。一野解放军由陕西南下，胡宗南所属李文、裴昌会、李振兵团以及配属的野战炮兵、工兵、坦克部队，逐次向成都及其以北地区集结。原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川军有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所属部队，在成都的还有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七个学生总队，一个勤务团、六个教导团（学兵团）以及宪兵团、交通警察总队、后勤监护部队、四川地方保安团队。这一时期，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集结的国民党中

央嫡系部队达七个兵团，总兵力不下四十万人。九月蒋介石到成都筹划“川西会战”流产，又企图威胁、利诱、控制成都方面的军政大员，保住最后一隅之地。蒋不断开会、召见、封官许愿。把一些军政大员的家属送往台湾，名为关怀，实为人质。同时把胡宗南所属第三军调到成都组成“成都防卫总司令部”（简称“防总”）。军长盛文兼任司令。把成都的川军部队调到外围地区驻防。成都城区内外，完全由胡宗南部队控制。十二月，胡宗南在新津召开突围会议后，李振、李文两兵团约五万人，即在成都南北集结。

郭勋祺与地下党“临工委”接上工作关系后，根据中央派钱瑛同志传达的策反工作指示精神，几经研究，认为李文、李振两个兵团驻成都，威胁很大。我党争取工作成熟了的国民党部队，都碍于李振、李文重兵在握，不便行事。十二月中旬，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灌县宣布起义。胡宗南部队不仅没有放弃成都，反而攻打刘文辉在玉沙街的住宅，还在南郊武侯祠附近与刘文辉的警卫部队激烈交火。成都的白色恐怖达到高峰。因此应把策反重点放在李文、李振两个兵团。经“临工委”决定，组建一个专门进行策反工作的机构，以便统一推动策反工作。根据韩伯诚的建议，为适应策反国民党兵团级对象，建立并定名为“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简称“保总”）。郭勋祺为总司令员，罗忠信为副司令员，胡春浦为政治委员（胡春浦去彭县做邓锡侯工作未到成都以前，由易野源代表进行工作）。同时还决定总司令部组成人员：参谋长贾来薰，副参谋长马定波，秘书施幼贻、孙丞武，参谋处李根培，总务处钟啸谷、雷起源、张仲友、胡开基，联络处张力人、赖西夔、郭长

襄、李思琪、马仲良、熊在芝、韩士桓，交通处陈龙季、杨叔明、李直敏、宋昌灼，保密处钟韵明、李秉刚、李忠义。十二月十二日易野源代表“临工委”先后在中和场“保总”驻地及重庆银行外东办事处廖远扬联络点宣布上述决定。并将为我做策反工作的姚国俊、徐幼常、马守援、陈正兴、先贤，为我联系做策反工作的高少儒、肖明纲，掩护“临工委”、“保总”驻地的苏码头夏正寅、中和镇镇长，在城区内外担任掩护、联络的负责人王彦立、黄孝宜、熊倬云、乔增希、廖远扬、唐映华、郭仲平、郭洪模，在城内郭勋祺家里做联络、收容工作的罗显功、任子牧、吴起戎、文岐山、游祉勋、马骥、陈达等人统一纳入“保总”组织。同时，将下述策反对象，统一纳入“保总”的工作任务。

1、驻成都的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及其指挥的第卅军、第九十军六十一师（卅六军已随李文兵团南逃）。

2、担任成都城防的第一二三师。

3、驻成都的陆军军官学校。

4、驻广汉、什邡的第十六兵团。

5、驻成都至新津的空军机场、修理厂、仓库、高射炮防空部队。

“保总”的建立、人员组成及工作情况，当时由“临工委”指派“保总”副参谋长马定波通过成都武侯祠电台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策 反 经 过

（1）策反国民党第十八兵团起义。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胡宗南所属第五、第十八兵团

向成都方向集结；受十八兵团指挥的第卅军，由德阳地区移驻成都东郊至中和场一带集结待命。第卅军参谋长肖健到成都拜访郭勋祺。两人系陆大同学，私交很好。肖知道郭从中原回来，定有来历，两人见面，情倍亲切。肖开门见山对郭勋祺说：“蒋政权土崩瓦解了，老大哥指引一条出路！”郭问：“胡宗南还有多少军队？”肖说：“胡部先后到达成都及其附近地区的部队，大约廿万人。陆大同学不少，但多顽固不化，很难通气。只有第七兵团裴昌会、第十八兵团李振、我们卅军军长鲁崇义不是嫡系，又有同学关系，比较默契，都有找出路的愿望，但裴兵团可能滞留广元、绵阳地区，联系不上了。李振兵团将陆续到达成都地区。”郭问，李振、鲁崇义两人想法怎样？肖说：“李、鲁都想找出路，但又有顾虑。一是恐惧，他们感到与共产党打了多年，加上特务的蛊惑，怕共产党不能原谅。二是怕当降将面子不好看。李振是个老资格军人，搞了几十年，当降将心里过不去。他们想找一个通野战的线索，以求得到保证。否则就要设法逃走。”郭说：

“不要怕。共产党讲宽大为怀，不咎既往是真的。我就是很现实的嘛！共产党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我理解是首恶指蒋介石和顽固不化的少数将领（指象胡宗南这样的人）而言，其余都是胁从，胁从就不问了。共产党还提出，对起义的，公开或秘密为本军的人员则给予奖励。我认为只要起义就是立功，就要得到奖励。傅作义北平起义，程潜湖南起义，都得到很高的荣誉，都很现实，何必担心呢？我在中原直接受刘伯承、陈毅的使命，回来争取任何愿意弃暗投明的朋友走向光明，你可以告诉李、鲁放心。现在我就托你老弟回去推动、组织他们早点起义，